

语言资源的保护与传承

YUYANZIYUAN DE BAOHU YU CHUANCHENG



许鲜明 白碧波 / 主编

民族出版社

语言资源的保护与传承

YUYANZIYUAN DE BAOHU YU CHUANCHENG

许鲜明 白碧波 /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语言资源的保护与传承 / 许鲜明, 白碧波主编.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105-14340-5

I. ①语… II. ①许… ②白…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语—
保护—中国—文集 IV. ① H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3946 号

语言资源的保护与传承

策划编辑: 欧光明

责任编辑: 李燕妮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电 话: 010-64228001 (编辑室)

010-64224782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25.75

定 价: 5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105-14340-5/H · 1011 (汉 325)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开幕词

第四届中国云南濒危语言遗产保护研讨会在玉溪师范学院举行，这是学校的幸事。受校长委托，我谨代表玉溪师范学院向各位专家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对全体参会代表表示热诚的欢迎！

我们今天开会的位置，是三十五年前红塔山畔的瓦窑村瓦窑工地。早在元末明初，这里烧制的青花瓷与景德镇青花瓷有异曲同工之美，所不同的是玉溪青花瓷釉色略为显黄，青花罩青釉。如今，历史上曾被誉为“龙窑”的宝地因成器技术失传，夕日瓷窑林立、车马川流的龙腾景象已成为遥远传奇的一种回望和乡愁。

语言也同样如此，许多当地土生土长的孩子不但渐渐地不会说本土方言，甚至还以说方言为羞。方言中承载的生命记忆正在慢慢褪色。正如许多孩子在键盘上可以让手指灵巧飞动，却握不住承载着深厚传统文化的一支毛笔，这失传的难道仅仅只是一项技艺吗？

然而，就在麦当劳薯片、好莱坞大片和微软芯片覆盖人们眼球的时候，仍然有一批甘于寂寞受苦的学者，扎根大地母体，深怀寻找民族智慧的精神情愫，跋山涉水，走乡串寨，奔波于濒危语言的保护之中，垦荒于现代科技记录语料的边界之上。他们使我联想到了“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精神，想到了为生命立言，为文化定心的崇高，也想到了今天依然有用真血性、真情怀去担当语言建构文明的使命并开出新境界的真学者、真教师。今天到会的，我拜望过的好几位先生不止一次让我们深怀感动，由衷地尊重。

我无力猜想他们将怎样为躁动的世界留下怎样的学术纪念碑，但我深知，我们学校白碧波、许鲜明教授领头的语言研究团队的师生，正是在先生们的引领与激励下关注到了云南特殊的地缘文化状况，深入到少数民族语言社区，潜心持久抢救、保护濒危语言。

自2000年以来，他们开展了四期“哈尼文培训班”，为哈尼族社区培养了一批批民族语文记录翻译人才，2006年，建立了哈尼太龙网网站，为哈尼族语言文化研究、文化存留、语言文化传承、提供了哈尼族历史上第一个现代网络信息平台。

也正是在孙宏开、戴庆厦、黄行等先生们的悉心指导下，校内拥有了与北大中国语言学研究联合建设的语音乐律实验室，有了与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院共建的民族语言文化培训基地，有了云南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重点实验室，并成为了云南濒危语言记录与研究的创新团队，语料记录进入新的境地，田野调查的足迹也延伸到阿卡语、拉祜语等跨境语言区域，研究的眼界触及前沿学术问题。与之相关，为着传承民族文化，学校建成了湄公河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专门开设民族艺术类实践课程，把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研究，以及民族元素基础上的创意开发拓展到了造型艺术、音乐舞蹈艺术以及大学生审美教育领域，真真切切地做到了薪火相传。

2005年、2006年、2010年，三届中国云南濒危语言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办，都对学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本届学术研讨会围绕“保护濒危语言，维持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主题，又将对我们眼界的拓展起到了新的作用。

来自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有70多人，汇聚了50多篇论文，内容涵盖濒危语言保护传承、调查、原因探析等方面。又一次的智慧碰撞、成果分享，必将推动濒危语言遗产保护，为语言生态发展、民族和谐进步作出贡献。我们将尽力做好会议服务。

我记起一位著名语言学家皮亚杰讲的一段话：“语言学，无论就

其理论结构而言，还是就其任务之确切性而言，都是在人文科学中最先进而且对其他学科有重大作用的带头学科。”此话当真与否，可以探讨，但语言学科是人文学科的先锋力量是不争之实。一句话关乎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字承载一种生命信息。据于此，有关语言的探究与交流值得我们永久又惊又喜地去期待。我衷心祝愿本届濒危语言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最后，再次向到会的专家学者，向倾心躬耕民族文化建设的老师和同学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任宏志 教授

2014年10月20日

关于记录、保护和传承濒危语言的玉溪共识

孙宏开 执笔

由云南玉溪师范学院筹备并主持召开的“中国濒危语言遗产保护研讨会”于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云南省玉溪市召开，来自国内外3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濒危语言专家学者和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对我国近20年来濒危语言调查、记录、研究、立档、保存、传播、技术研发等关于濒危语言抢救、保护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达成如下共识：

1. 濒危语言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随着媒体传播力度的加强，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语言正在走向濒危。因此，依法科学保护我国境内濒危语言的工作已经迫在眉睫。与会的专家学者认识到，记录、保护和传承濒危少数民族语言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2. 语言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资源也是国家的重要财富。每种濒危语言都蕴涵着独特的文化和知识。保护语言多样性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内容。有关机构和部门应采取必要措施积极宣传本土语言和文化，提高社会对濒危语言及其抢救和保护工作意义的认识，并制定专门的保护我国濒危语言和文字的政策措施。

3. 应尽可能提高濒危语言在语言族群和语言社区的使用机会，如

家庭、媒体、文化、教育、社会，等等。支持在濒危语言社区的幼儿园和小学开展濒危语言的母语教学。支持开发濒危语言文字教学和自学的教材、读物和全媒体产品。为濒危语言族群提供便利的使用濒危语言文字的网络空间，开发网络学习濒危语言文字的环境。

4. 对于无法延续或恢复活力的语言，语言学者应尽可能对其进行完整的记录和保存。

5.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是各民族和族群的基本权利，也是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工具。应尊重少数民族在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使用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少数民族学习掌握母语和国家通用语文，能够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增强个人的社会行动力。

与会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亚所、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暨南大学、西南林业大学、昆明理工大学、齐齐哈尔大学、台湾“中研院”语言所、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澳门理工学院、西南大学、西昌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东亚语言研究所、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红河学院、菲律宾中正学院、台湾中正大学语言所、甘肃陇南师范学院、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德国马坡科学院语言所、红河州民族所、玉溪师范学院等。

2014年10月22日

目 录

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四个认识问题 / 戴庆厦	1
关于怒族语言使用活力的考察 ——兼谈语言传承和保护的机制 / 孙宏开	11
珍惜各种语言 / 李壬癸	25
我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状况 / 黄行	27
语言中的博物馆和语言博物馆 ——论濒危语言典藏和语言博物馆建设 / 徐世璇	32
“汉藏语同源词数据检索系统” 功能和使用方法 / 江荻	43
语言技能退化与语言濒危 / 苏金智	52
濒危语言保护中的分工与合作 / 薄文泽	65
关于彝族有声语言与口传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数字化方法 及其问题研究 / 苏连科	75

2 || 语言资源的保护与传承

如何使用“词典宝”(Lexique Pro)“有声有色”

记录典藏达悟语 / 张惠环 何德华 董玛女 83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文化遗产与保护 / 王庆奖 104

2013—2014 年土家语调查概述 / 谢建猷 118

云南省丽江县鲁甸乡普米话概述 / 刘援朝 125

滇西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保护与文化遗产 / 李强 130

白马语的传承与保护面临的困境及解决途径 / 魏琳 135

彝语使用功能代际递减与潜在濒危 / 杰觉伊泓 142

搓梭人的文化习俗概述 / 白碧波 许鲜明 155

云南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环境探析 / 寸红彬 179

古彝语、古彝文面临的传承困境

——以红河州为例 / 普梅笑 194

中国云南布角人的多语现象及其成因分析 / 许鲜明 白碧波 207

金平傣文和金平傣语的音系差异 / 刀洁 223

纳苏彝语鼻冠音声学实验分析 / 张会叶 237

搓梭语副词概述 / 季红丽	246
论哈尼族语言衰变 / 龙怀新 白居舟	265
墨江县哈尼族学生本族语、汉语、英语习得现状研究 / 陈颢	285
论哈尼语电影配音 / 曹林芹 龙怀新	293
经济发展对云南山苏彝族语言文化的影响现状调查 / 袁梦	302
缅甸克钦族与中国景颇族的目瑙纵歌概述 / 何亚琼	312
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 / 叶春丽	318
浅谈电影歌词的翻译	
——以汉语译哈尼语为例 / 曹林芹	326
文化变迁与哈尼语卡多话濒危调查研究	
——以墨江县通关镇新武社区龙洞冲卡多话为例	
/ 赵德文 李德光	335
论哈尼语文的规范 / 车树清 杨羊就	348
哈尼语碧约话中汉语借词使用情况简述	
——以墨江县联珠镇愧竜村碧约支系的汉语借词为例	
/ 王宏婧	358

科学地、理智地深入开展濒危语言保护的研究

——第四届中国云南濒危语言遗产保护研讨会总结发言

/ 戴庆厦 365

“第四届中国云南濒危语言遗产保护研讨会”综述 / 许鲜明 370

会议访谈 376

后 记 395

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四个认识问题

戴庆厦

随着近年来濒危语言个案描写的不断增多，以及濒危语言理论认识的日益加深，濒危语言的复杂性已逐渐显示出来，一些认识问题也随之提上了日程需要我们去思考、去解决，否则就会影响濒危语言的深入研究。我认为，当前在濒危语言的研究中，必须特别强调“科学和理智”这几个字，使濒危语言研究能够更扎实，更符合客观实际，这样才能为解决我国的语言濒危问题提供语言事实和语言认识的依据。^①

一、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史回顾

语言濒危是人类语言在使用和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现象，在古今中外的语言历史中都不时地出现少数语言濒危的现象。如我国的百种以上语言，已有少数一些语言如满语、赫哲语、土家语、阿依语、畲语、仙岛语等，不同程度地处于濒危状态。历史上，有些语言如鲜卑语、契丹语、西夏语、龟兹语、焉耆语等语言因濒危而消亡。所以说，语言濒危是人类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现象，是语言演变历史中不可忽视的一种客观事实。正因为如此，濒危

^① 这是作者在“第四届中国云南濒危语言遗产保护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2014年10月20日）。为云南省“云南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创新团队（2014cx01）成果之一。

语言研究成为语言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必然受到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的密切关注。

在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真正受到社会关注的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世界语言濒危的加剧，提出了濒危语言抢救的口号，把 1973 年定为“抢救濒危年”。此后，各国学者先后召开了一些濒危语言研讨会议，交流对语言濒危的认识，研究如何抢救濒危语言的问题。在国际“濒危语言热”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语言学家也在思考中国的语言濒危问题。这一时期，濒危语言研究成为语言学学科的一个组成成分，并成为语言学界、民族学界的一个新的热门话题。在语言学界，也开始进行濒危语言调查，记录了大量濒危语言的语料，先后发表了一些论著，还召开了濒危语言的会议。由此，我国对濒危语言现象有了从未有过的新认识，濒危语言的理论研究也从无到有，由浅入深，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同时，国家科研计划也将濒危语言研究列为项目，吸引了大批语言学家和研究生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濒危语言研究所取得的这些成绩，肯定会载入我国的语言学史册。

人们之所以重视濒危语言的研究，与当今语言使用的发展趋势和语言研究的新变化密切相关。回顾语言学的研究历程，我们看到以往的语言研究主要是描写语言的现状，探讨语言的演变，研究的对象一般是正在使用并充满活力的语言，面向的是正常运行的语言，即常规发展的语言，并不以功能衰退、濒危的语言为研究目标。虽然过去也研究已经消亡的语言，但主要是为了构拟古代语言，或是为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服务。而濒危语言研究的对象是处于功能衰退的语言。濒危语言研究，涉及怎样认识世界语言的走向，即世界语言的发展是不是一定要走向大部消失，只剩下少数几个功能最强的语言。这些，都是语言研究的新课题，它能丰富语言学研究的内容。从应用上看，濒危语言研究对制定国家的语言政策有着重大价值。特别是我们这样

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濒危语言研究对于科学地认识、处理少数民族语言功能的变化、语言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如何对待语言功能呈现衰退的语言，如何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对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随着调查研究的逐步深入，我们越来越感到对濒危语言的认识还很肤浅，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理论、方法的建设上还要大力加强和革新。比如：应该以什么标准确定哪些语言是濒危语言，哪些不是？语言功能处于什么状态才是濒危语言？在现代化进程中，使用人口少的语言是不是一定要濒危？濒危语言的结构有什么特点，有哪些不同程度的“等级”，变化的方式有什么不同？怎样实行濒危语言的抢救和保护？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当前需要研究的问题。

我认为，我国濒危语言研究当前已进入这样一个新时期——必须强调科学地、理智地深入开展濒危语言保护的研究。就是说，我们除了继续开展濒危语言的个案研究外，还应进行有针对性的、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研究。

二、怎样认识中国濒危语言的国情？

濒危语言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被提出，最初的依据主要是非洲、南美洲等国家的一些弱小语种。但没预料到的是，抢救濒危语言问题被提出后，迅速引起世界各国强烈的注意和反响，因为它涉及人类文化遗产的保留和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大问题。

随着对语言濒危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濒危出现的强度、特点及其演变方式，深深地受到一个国家本身特点的制约。就是说，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语言濒危都有其不同的特点，所以每个国家都要依据自身的实际特点，制定适

合自己国情的濒危语言对策，而不能全世界共用一个理念、一个模式、一个做法。

中国的濒危语言研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弄清中国语言濒危的实际状况，测量不同语言的“濒危度”，确定符合实际的濒危语言划分标准，切忌“一刀切”，或完全照搬别国的理论和实践。当一个社会出现“濒危热”的时候，要防止“濒危语言扩大化”，即把不是濒危语言的也当成濒危语言对待。中国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来界定中国的濒危语言的标准，以及制定具体的研究方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濒危语言研究理论方法体系。

中国语言的国情是怎样呢？

第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大多数仍然具有稳固性的特点，不会全部或大部出现濒危。如我国人口比较多的、分布聚居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他们的语言还很有活力地在使用；有些民族虽有部分杂居，与汉民族交往频繁，长期以来与汉族互相影响，广泛吸收了汉族的文化来发展自己，并有不少人兼用了汉语，如壮族、彝族、苗族、傣族、白族等民族，其语言的主体仍然保持得很好，也不出现濒危。

第二，使用人口较少或分布在杂居区的小语言，如独龙语、景颇语、载瓦语、阿昌语、拉祜语等，大部分人仍坚持使用自己的母语。近些年，我组织了一些课题组到民族地区做第一线的小语种语言活力考察，亲眼看到不少小语种的语言活力还是很强的，如基诺语、喀卓语、波拉语等。如2014年10月，我与玉溪师范学院许鲜明、白碧波两位教授去峨山县大西村山苏村寨，考察彝族山苏支系的语言活力，目睹了山苏人稳固使用自己的母语——山苏语，山苏语在他们的语言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情景。山苏人是彝族的一个小支系，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民族。在山苏村寨。在村寨中当问到“你们担心不担心你们的山苏话以后会消失”时，他们摇头笑着回答道：“不会的，

都在用嘛，这几代都不会的。”当然，小语种由于受到大语种的冲击，在青少年中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母语功能衰退甚至语言转用，所以必须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防止。

第三，有些语种出现濒危是客观存在，如土家语、赫哲语、仙岛语、畲语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濒危。满语只有极少数人还有些记忆，实际上已是消亡的语言。濒危语言的出现必须引起注意，要及时采取记录、抢救措施，不能掉以轻心。

濒危语言的出现会有有一个过程，并非都是由于近期经济的快速发展才出现的。满语、土家语、赫哲语等濒危语言的形成都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

第四，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国家实施民族平等政策，少数民族语言得到尊重，少数民族以说本族语言为荣，这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2012年，我们组织了一个语言国情调查组到云南丽江九河乡调查，发现居住在河源村的普米族由于国家对“人口较少民族”的特殊照顾，普米语有所复兴。该村的中年人，不会说普米语的比例比较大，而青少年会说普米语的比例反而比中年人大。可见，中国小语种的生命力并不都脆弱。

分析中国的语言国情，是为了从宏观上把握濒危语言的尺度，防止夸大或缩小对濒危语言现象的认识。如何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濒危语言的理论体系，是摆在濒危语言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①

总之，对中国濒危语言的国情，既要看到濒危现象的存在，又不能扩大化。中国的濒危语言理论是从国外传入的，当然，国外学者提出抢救濒危语言的问题对我们是有益的，但不能照搬。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语言濒危问题的理论体系。

^① 戴庆厦：《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濒危语言研究理论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2日第7版。